



## 山龙原乡赋

□合肥 刘文华



“山起二龙舞，溪流九珠串。人称九井奇，我恋原乡缘。”大别山西南麓，太湖古县，出105国道而西向，南边自燕子伏梁山，北边自寨把山起，南北两列山峰如奔龙，绵延夹峙，自成大山冲，山龙原乡（今城西乡一隅），我之故乡。山边河流蜿蜒，中间田畴相连，向东有棠梨畈（名因原有河流故道，河边多生棠梨树，足见此地土沃），一马平川，数千亩良田，养我乡亲千年。山间多山冲，树林冲，信家冲，豹子冲，喇叭冲，可溪冲……冲冲形胜景异，家园同风。青山张臂，敞出田野，山溪潺湲。信家冲水库、徐家龙水库、毕家塘，水库水塘如明镜飘落，倒映天色山影。屋场枕山，雄鸡报晓，夜狗吠声，农人耕种，炊烟袅袅，如喊声亲唤人归。

山如燕子伏脊梁，此地宜人久居。寨把山耸立如寨堡，确有战壕旧迹，亦有锈刀残剑被拾，可考曾为旧时寨垒。青山始终做神祉，护佑一方平安。西有山头立巨石如雄鸡，名鸡公石，神鸡护民，传说美丽动人。东边有山名罗汉现肚，视其如罗汉挺肚而立，亦是寄望一方山水孕育新生命，绵延不绝。笔架塘俗称毕家塘，其为一小山沟，内有一水塘，并无毕姓人家住过。两山挽一山，形如笔架，以笔架名之最为恰当。塘似墨池，可供子弟挥毫书写锦绣文章。沟狭窄而深幽，内有小溪，溪上多潭，往日传言不时有人见到异物异事，令人欲往探神奇。沟东折更为幽深，曾有潘姓人家居此，故又名潘家呼龙，以呼龙名之，形容其涧沟或侧山如神龙，呼之欲出。经潘家呼龙向东可往喇叭冲、信家冲，向西则可达可溪冲，向南便见树林冲，再望豹子冲。

冲里多居人家，耕读相续，代有人才辈出，古风今仍昌盛。树林古村，状元故里犹存。状元遗踪，后人重新标榜，祠堂牌坊，古风再兴。状元桥梁通河上，迎客待宾。状元李公振钩极少为官，诗人吟时，结集传文。其兄李振祐进士，为官经年，六部尚书作尽，故事当是甚多，可惜尚未查有诗文留传。还有明清进士十余人，文风相继长，耕读传家远。

“我家树林冲，村古进士多。尚书民不忆，状元人乐道。”乡亲不忆宰相乐道状元，乃是崇文厚书之提倡。山中有青莲庵，曾是古时李姓家族子弟读书处，如今净土一隅，依然曲径通幽。其东有古寺棠梨宫，寺供大佛，亦祀水神张巡。寺原名振英祠，初是宋末元初义士所建。张巡本唐代平叛名将，传说他托梦补锅匠，带其回乡，到此不走，愿护一方。神乎其神，劝人思量。于今内设佛教学院，弘法扬善。

可溪冲又名八房九房，依稀可见古时大户人家的兴旺景象。其祖李公世彬进士及第，曾判知多个州府，百年政声犹存，英容不散。廿年前风雨之夜，其墓被盗，墓穴如房，尸身保存完整，白发胡须依然飘飘。万人观瞻，一时传扬其名，亦叹息家乡文物不幸沦丧。

“山龙多幽谷，龙门寺千年。荣枯林野异，苦乐山家坚。”

沿乡道往里走，则是群山错落，奇峰竞秀。颇长的方洲水库如仙女，在山的怀抱中仰天而舞，衣袂飘飞，长袖带风，百转千媚。老屋新楼，或独藏竹林古树之中，或相邻聚居在山湾岭头，人家村落散布山间。山中原尽是蹊路或石级小路，爬岭转弯，曲径幽藏，早年进山务柴，行走之艰难，刻骨铭心。如今多是水泥乡村小道，车可通达各处大屋场，近年回乡时常驾车往游，通行之便利，心荡神驰。停车寻幽，异景或在眼前，或上岭下崖可见。奇石美溪，足可观瞻。人文其中，更是耐人寻味。

强盗匿，力士移石截水，泽被一方，民称强盗，叫人遐想。响水崖，清流激湍，诗文石刻，唐宋由来，名人之作不乏，堪证此地景秀，文彩真风流。可惜岁月风雨侵蚀，诗文多是漫漶难读。祈愿早得保护，一方人文，子孙应相传，惠及千秋。兵谋寨，哪几家兵守？历史风烟散去，还有巨石可以远观，雨过天晴，阳光普照其上，儿童戏称石如冰棒，万人吃不完，故又俗称冰棒寨。方洲水库南北两边各有古寺守善修净，庄严乡邦。舍利寺，唐代古刹旧址，老僧陋室苦修。龙门寺，寺出北齐，千年风雨，地名存祥。

九井溪畔，溪流婉转，水潭错落溪上，珠连成串。飞瀑如龙飞凤舞，灵秀山川。牛脚岭上蹄印坚石，仿佛神牛过去不远。古树参天，老屋相傍。山民拨古翻今，故事相传。包公庙古，是因包公曾到此，还是山民盼清官？清官名扬不惧远，深山僻壤亦知名。但请官们多到此，且看人心一杆秤。桂花崖巨石拱覆，大小两洞，洞口曾生桂树，花香弥漫崖畔，故名桂花崖。虽难见仙人小住，但可听山民细说往事，躲反其中，相互帮扶，度难趋安。洞下有潭，幽深难测。传说早年潭边生野黄瓜，小伢摘吃，落水不见，故名伢吃断。我八月到此，竟见潭边还开着桃花一枝，真乃山中春长。

山中村古，民人质朴。路过白石、陈岭、张家大屋……多有老人招我饮茶，与我细说往事今人。汤家沟，民居桂花崖下，土墙黑瓦，老屋成片，小巷相通，邻居多情。盲父贫穷，供养儿女皆成大学生。山民勤劳，令人可敬。可惜移民，年轻人纷纷外迁，村中多是老人留居。我言想租房休闲，老者纷言免费送我居住，还可帮我洗衣做饭。古道热肠，令我流连忘返。洪家河，老宅相连，临水而居。村姑老嬷，浣衣河边，棒槌声声，山鸣谷应。沙畈，古树遮掩，炊烟与雨雾交融，安宁清新，恍如仙境。张家河，屋宇相连，对门而居，店铺其间，村如城街。我冒雨寻旧，多家老者立门招呼，叫我喝茶躲雨，让我拿伞再行。并非相识，山民热情，没有陌生。乡情之美，无边风景……

## 等一等灵魂

□南京 袁传宝

我有一亲戚，平时说话低声细气，做事慢条斯理，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她走路慢慢腾腾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我们常常告诉她，走路就要有个精神，不讲说是风风火火，最起码也要有个速度，不要像观赏风景似的。谁知，她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话，令人惊讶而又不可思议。她说：“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：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。我是让我的思想和我的行动同步啊。”

不久，我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闲聊，无意中说到亲戚，不料朋友与我的亲戚早已认识。朋友说：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种行为实际上属于现代社会倡导的慢生活潮流。”慢生活？我是第一次听到。回去之后，百度才知道，关于慢生活的网页竟达三百万。

“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。”潜心静气地想一想，印第安人所说的这句话是多么地浅显易懂而又富于哲理啊。静观我们今天的所处的环境，小到自身，大至世界，城市化越来越快，城市密度越来越大，城市被越来越多的工业大厂、高楼大厦包围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太多传统的文化被现代化的元素所代替，人和人之间正变得越来越

越冷漠、缺乏亲情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，人们整天高度紧张，多少人忙碌得恨不得脚下生出风火轮，身上长出翅膀，在飞奔或飞翔中，疲于奔命。为了工作，为了还贷，或是为了高人一等，为了虚浮炫耀，人们留给自己的休闲时间太少，失去了太多乐趣，毫无自由可言，根本无法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。

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。放慢脚步，心情不必浮躁，脸上该有微笑，好好欣赏沿途的美景，留意旁边开满的花朵，留意耳畔清凉的微风。否则，美妙的时光擦身而过，转瞬即逝，等你想要细细品味却已烟消云散。或许等到事业有成，回顾过往，才发觉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：忽视健康，冷漠亲情，忘却友谊，失去享受。

朋友，当你在行走的过程中感到迷茫、彷徨的时候，请你放慢脚步。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。正如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在《人生盛宴》中所说：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，方能忙世人之所闲。人莫乐于闲，非无所事事之谓也。闲则能读书，闲则能游名胜，闲则能交益友，闲则能饮酒，闲则能著书。天下之乐，孰大于是？”

## 初冬

□淮南 赵闻迪

我们这里的初冬，秋天的暖意还未完全退去，不十分冷，一件衬衣一件薄毛衣一件外套即可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日渐萧瑟，头顶的天空被北风和云朵擦拭得格外湛蓝明净，到处都很干净空阔。那些经霜的野草，一簇一簇，红艳艳的像要燃烧起来；乌桕树矗立在阳光下像一个大火炬；收割后的田野辽阔而平静，有霜的早晨像一块无尽铺展的洁白画布，等待农人落笔；蜿蜒缠绕在篱笆上的菜瓜，还有几个未来及摘下，被霜一打，颜色发黑，失去了翠绿的光泽；北风尖尖的手指将村头枣树和柿树最后几片叶子也摘掉，还嫌不够，把柿子树上几盏零星的灯笼也掐灭，可枣子不怕，红亮亮的更加精神了，惹得几个早起的顽皮孩子用长竹竿去敲；淮河的水位低了些，河中小岛的面积大了些，河水清凌凌的泛着细细的波纹，那些大船也像怕冷似地紧挨在一起，蹲在船头洗漱的人，应该比岸上的人更能感受到初冬的霜严与寒意吧？

天气晴暖的午后，我爱到铁道附近走一走。狗尾草失去往日的柔软娇绿，僵硬地站在风中慢慢枯萎；苍耳躲在苍绿的叶片间咧着嘴笑，等待机会沾到裤脚上；野绿豆枯黄干瘪的豆荚垂挂在枯黄打卷的藤蔓上，在风中晃动；不知名的野果子，有的像缩小版的草莓，有的像玛瑙珠子，等待鸟雀啄食；一片枯黄中生出一茎细细的牵牛花，只有铅笔头那么大，小得可怜，淡淡的粉红色，从大小到颜色都显出营养不良，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，为它娇弱而顽强的生命留下纪念。

半下午时，街头巷尾摆出烤山芋、炒板栗、糖葫芦、炒花生、蒸米糕、糖心萝卜摊子，还有堆在架车上沿街叫卖的橘子和柚子，这些打着冬季烙印的美食，以诱人的香气和色彩，让行人忍不住停下脚步。

初冬，天黑得早，不多时各色摊子都出来了，啤酒龙虾让出位置，牛羊肉火锅闪亮登场；卖咸菜的妇女站在一堆瓶瓶罐罐后面，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“咕咋咕咋”嚼着半个青萝卜，那带盖的玻璃罐子里是腌糖蒜、大头菜、咸豆角、酱黄瓜……灯光下格外诱人，不会做腌菜的小年轻一买就是几样；卖小零碎的收拾起丝袜遮阳帽，摆出了花花绿绿的围巾和棉拖鞋，价廉物美，吸引了一圈主妇。一幢幢楼房的窗户次第点亮，不远处传来葱花炸锅的声响，炖鸡汤的香味弥漫开来，想回家的念头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，这是冬天才有的感觉吧。